

散文

中国 古代

ZHONG GUO GU DAI
SAN WEN SI XIANG SHI

马茂军 刘春霞 刘涛 著

思想史

——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散文思想的嬗变



人 大 出 版 社

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

——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散文思想的嬗变

马茂军 刘春霞 刘 涛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散文思想的嬗变/
马茂军 刘春霞 刘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01 - 009792 - 3

I . ①中… II . ①马… ②刘… ③刘… III . ①古典散文 – 思想史
– 中国 IV .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4694 号

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

ZHONGGUO GUDAI SANWEN SIXIANGSHI

——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散文思想的嬗变

马茂军 刘春霞 刘 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499 千字 印数:0,001 - 2,5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9792 - 3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上 篇

引言	1
第一章 先秦散文理论	15
第一节 绪论	15
第二节 儒家散文理论	17
第三节 道家散文理论	29
第四节 墨家、法家及杂家散文理论	36
第二章 两汉散文理论	44
第一节 绪论	44
第二节 西汉散文理论	47
第三节 东汉散文理论	66
第三章 魏晋散文理论	79
第一节 绪论	79
第二节 曹丕与曹植	81
第三节 左思与皇甫谧	86
第四节 陆机与陆云	88
第五节 摧虞、李充的散文观	93
第六节 葛洪	96
第四章 南朝散文理论	100

第一节 绪论	100
第二节 文笔之辨	101
第三节 永明声律论的兴起	112
第四节 《文心雕龙》之散文观	115
第五节 萧统	124

中 篇

第一章 北朝及隋代散文理论	131
第一节 绪论	131
第二节 颜之推	134
第三节 李谔与王通	136
第二章 唐代散文思想	140
第一节 韩愈散文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与自我调和	140
第二节 柳宗元的散文美学思想	149
第三章 宋代散文思想	158
第一节 苏轼——唐宋古文运动的解构者	158
第二节 南宋古文运动视野下的朱熹散文思想	168
第三节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发生研究	183
第四节 《古文关键》的理论意义	202
第五节 叶适的义味说与典雅论——南宋古文运动者对北宋古文运动 的反思与超越	208
第六节 文体学专著《玉海·辞学指南》研究	222
第四章 元代散文理论	234
第一节 《文章精义》研究	234
第二节 《文章精义》作者考	242
第三节 陈绎曾《文章欧冶》	251
第四节 文体专著——《金石例》	256

下 篇

第一章 明代台阁派的散文思想	263
第一节 文“根于道”的观点	264
第二节 “文统”中欧阳修宗主地位的确立	267
第三节 从宗尚唐宋向宗尚秦汉变化	272
第四节 台阁派散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73
第二章 秦汉派的散文思想	276
第一节 反对台阁派靡丽文风,重视文章质实内容	276
第二节 推尊秦汉古文,取法秦汉文法	279
第三节 突破儒家文论传统,主张学习史传叙事文法	285
第四节 秦汉派复古与创新之关系	291
第三章 唐宋古文思想的“续曲”与“异调”——明中叶唐宋派散文理论	294
第一节 散文本体论	296
第二节 散文创作论	305
第三节 审美批评论	320
第四章 公安派的散文思想	333
第一节 因时适变的文运论	333
第二节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论	338
第三节 求趣、求淡的审美风格论	347
第四节 公安派散文思想的文化内涵	349
第五章 明代散文文体理论	353
第一节 古代文体理论传统与明代文体学理论	354
第二节 明代文体学理论著作	358
第三节 明代文体理论的特点	369
第六章 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散文理论	371
第一节 顾炎武的散文思想	371

第二节 黄宗羲的散文思想	380
第三节 吕留良的散文思想	388
第七章 清初文学家的散文思想	424
第一节 魏禧的散文思想	424
第二节 廖燕的散文思想	434
第八章 桐城派的散文思想	451
第一节 方苞的散文思想	451
第二节 刘大櫆的散文思想	457
第三节 姚鼐的散文思想	461
第四节 桐城派与汉学之关系	468
第五节 桐城后派——湘乡派散文思想	470
第九章 刘师培的文章学思想	475
第一节 关于“文”的概念内涵	475
第二节 文章类型与轨范论	481
第三节 文章与经、史、子部之关系	484
第四节 文章审美艺术论	493
第五节 文章学史论	516
后记	521

上 篇

引言

研究古代散文理论，首先需要廓清散文的范畴，其次还要明确文学观念（包括散文观念）及含义的大致演进情况。

一、散文范畴的界定

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有必要先理清骈文、散文与古文三个概念的由来。

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兴盛于六朝，但骈文之名却不见于此时。六朝时期称当时创作为“今文”、“今体”。萧纲《与湘东王论文书》曰：“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①此处“今文”、“今体”与“古文”都包括诗、赋、文在内。但以“今体”与“古文”相对，专指骈文，则是唐时的用法。^②最接近骈文概念的，当数“丽辞”一语。周振甫说：“丽辞即骈文。”^③确切而言，丽辞只指对偶句，是造句方式而不是一种文体。丽辞是骈文最基本的特征，从字源学角度看，“骈”与“丽”义同。《说文解字·马部》谓：“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鹿部》释“丽”曰：“两相附则为丽。”^④

① 姚思廉：《梁书·文学上·庾于陵传附弟肩吾传》卷四十九第3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691页。

② 据刘昫：《旧唐书·文苑下·李商隐传》所载，“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其“今体”即专指骈文。卷一百九十下，第15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8页。

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5、471页。

《广雅·释诂》曰：“俪，谐耦也。”^①“丽”与“俪”为古今字，故后世多用“俪”字。

柳宗元《乞巧文》有“骈四俪六，锦心绣口”^②之语，以四六与骈俪并称，这既体现出骈文的某些特征，又隐含了骈文与四六有着一定的关系。李商隐将骈文集命名为“四六”，盖其骈文多有四六之句，因此骈文又有“四六”一名。孙德谦云：“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③也有人不赞成称骈文为“四六”，袁枚即为代表。其《胡稚威骈体文序》云：“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吕览》所称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称骈四俪六，樊南称六甲四数，亦偶然语耳。沿此名文，于义何当！”^④其实，骈文与四六文本不相同。“骈文较自由，四六更工整；骈文不必尽为四六句，而四六文实为骈俪之文无疑。”^⑤显见骈文包括四六文，但四六文却不能涵盖骈文。时至宋代，骈文多被称为“四六”。此时的骈文批评著作就以“四六”命名，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骈文”一名正式提出于清代，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多文集多以“骈文”命名，如王先谦的《骈文类纂》、刘开的《孟涂骈体文》、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等。民国以后，“骈文”之名已经定型，各种著述风起云涌，几无例外沿用此名。如谢无量的《骈文指南》、金秬香的《骈文概论》、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等。

散文的产生，应始于文字记事。论者多以为甲骨刻辞是最早的散文形式，但据现有资料考察，龙山陶书早于甲骨文八个世纪，所以当之无愧为最早的散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② 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③ 孙德谦：《六朝丽指》，《孙臞堪所著书》本第5册，四益宦刊1923年版。

^④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8页。

^⑤ 刘麟生：《骈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文。^①“散文这个称号，每是对骈文而称的。论其本体，即是不受一切句调声律之羁束而散行以达意的文章。”^②此处的散文是指在古代范围之内，与骈文对立的文章，即散句单行的古文，属散体文的别称。陈善曾云：“后山居士言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③他把韵文与散文区分而言，但未提出散文这一概念。散文一名由宋人罗大经正式提出，《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谓：“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马茂军以为散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④又甲编卷二引周必大语谓：“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⑤罗氏所说的散文，主要着眼于奇句单行的语言形式，实际上是指一种与骈文相对的文体。它可以包括经传、诸子、史书以及一切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文在内，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纯文学性的散文范围。上述均为古代意义的散文，即指古代散体文，与六朝骈文完全对立。现代意义的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体，是五四以后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成果的产物。若以此散文范畴衡量古代文章，则又应该把骈文包括在内。正因散文存在古代、现代两种意义，近代以来的学者对其范畴的界定往往不一致。

论者多以为六朝时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而称的，但这种界定却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一般认为，韵文注重押脚韵，而不是像骈文那样讲究声律。如果把不押脚韵者界定为散文，那么古文中的箴、铭、颂、赞、诔等由于押韵将被排除在散文范畴之外，另外所有不押韵的文类则归入散文，由此一来，散文范畴变得既大又模糊。所以，“散文骈文韵文，是相当的分法，错综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假使一定要区分分明，有时是不可能的”^⑥。明确区分文体实为不

^① 1991年，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片，存文字5行11字。经文物部门鉴定，其年代距今约4200年，比甲骨文约早八个世纪。

^② 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第1页，收入刘麟生主编《中国文学八论》，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③ 陈善：《扪虱新话》卷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页。

^④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4页。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⑤ 《鹤林玉露》，第27页。

^⑥ 刘麟生：《中国文学概论》，第18页，收录于《中国文学八论》。

易，盖其分别只就大略而言。金人王若虚亦云：“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①认定有“大体”而无“定体”，此说极当。由于不同人持不同的标准，所以对于散文的范畴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取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之义，如陈柱就把有韵的诗赋词曲等，以及有声律的骈文排除在外，其余的才归于散文。^②这种界定的前提即承认“散文与韵文之性质是分立的与殊异的，各有各的特点和生命”^③。

大略言之，古文指古代意义的散文，即类似于先秦两汉奇句单行风格的文章。但古文作为文体概念，应始于唐。韩愈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从文体的角度提出了“古文”的概念：“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④其所谓“古文”，即指具有先秦两汉奇句单行、不讲骈偶声律风格的文章，实为纯正的散体文。唐代古文一名产生于革除六朝骈俪文风的运动中。古文运动对绮靡纤弱的文风予以沉重打击，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时人及后人对韩愈倡导的此次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云：“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⑤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也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⑥。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⑦包世臣《雩都宋月台古文钞序》亦曰：“唐以前无古文之名。北宋科举业盛，名曰时文；而文之不以应科举者，乃自目为古文。”^⑧其中所谓“时文”，即当时流行的应举之文。由此可见，“古文”与时文也相互对立。阮元对此也有所阐发，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曰：“明人号

^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卷三十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6页。

^② 陈柱：《中国散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③ [美]斯宾葛恩撰，李濂、李振东合译：《散文与韵文》，《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5月1日发行，第49页。

^④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305页。

^⑤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页。

^⑥ 苏轼：《苏轼文集》卷十七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9页。

^⑦ 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页。

^⑧ 包世臣：《艺舟双楫》，上海大陆图书公司1925年版，第104页。

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①四书文即当时作应举之用的八股文，阮元之说印证了“古文”与时文、骈文相互对立的观点。古文之名出现于唐代，并与骈文相对，这已为世所公认，后人论文多提及此事。如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云：“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②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亦云：“昌黎矫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兴。”^③初唐仍盛六朝骈俪文风，“古文”之名由革除此风而得，故蒋氏称“矫唐文之弊”。

概括而言，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中特有的文体，至六朝时最为兴盛。由于它讲究工整的对偶，故与奇句单行的散文形成对立。古文指古代意义的散体文，是与骈文相对立的概念，而现代意义的散文则是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古文与散文之名，均产生于同骈文的对立竞争中。

由上可见，无论骈文、散文还是古文，都是后代才有的称呼。六朝虽有骈文、散文之实，却无其名。

理清了上述三个概念的由来之后，还要注意韵文与骈文、骈文与散文的关系。韵文指押脚韵的体裁，一般来说，它包括诗、词、曲等。如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王鹤仪的《中国韵文史》等，所论大都不出这一范围。此外，像颂、贊、箴、铭、诔一类的文章却要另当别论。六朝盛行文笔之说，其文指有韵的文类，即韵文，按当时人的理解，应该包括诗、赋及用韵的颂、贊、箴、铭等。需要说明的是，除诗、赋以外，后几种文体的文章也往往押韵，有的呈骈体，也有的呈散体。押韵且呈骈体者即属韵文和骈文，呈散体者则属散文，这样一来，押韵且呈骈体者就成了韵文与骈文的共同部分，就此来说，韵文和骈文有时是重合的。关于骈文与散文的关系，由于对散文范畴的理解不同，长时间以来存在着分歧。大略言之，学术界对散文的理解应有两种：其一是取古代意义的散文之义，指奇句单行、不讲对仗与声律的文章，与本文所称散体文同义。依据这种理解，骈文与散文是平行的两种文体，二者不存

① 阮元：《輞经室三集》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0页。

② 简夷之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8—69页。

③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115页。

在相交的部分。严既澄即持此说，其所谓“散文”，实指散体文。陈衍、刘麟生、瞿兑之等人亦皆主此说。其二是取现代意义的散文之义，这就意味着将古代散体文与骈文都归于散文范畴。这是一种广义的散文观念，它不再局限于纯文学性的散文，而且也包括了一些非文学类但有文学性的散文。该观点已为目前许多学者所接受。

王运熙曾提出，骈文“和古文同属于广义的散文范畴”，所以，“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在内”^①。谭家健也认为散文应该包含骈文。他说：“古人所谓‘文’原可兼括骈散，一些著名的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也并不排斥骈文；骈文主要讲究对仗，对声韵格律要求不如诗词严格，句式允许骈散相间，比起诗词，也算散一些。”^②总体来说，学术界对此观点比较认可，如韩兆琦曾说：“散文实际就是文，它包括古代的散文和骈文。”^③漆绪邦在其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中亦不囿于传统“古文”观念，而将散行的、偶俪的文章都视为散文。此后的散文史著述大都沿袭这种散文观念。笔者认为，骈文是传统散文骈化后的产物，虽然形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它仍然保留着传统散文的写景、叙事、抒情、说理等方面的功能。就南朝文章而言，骈文数量虽较多，但散体文也还占有一定比例。这一时期，不仅纯文学类的名篇佳作迭出，就是论辨、诔碑、传记等实用性散文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由此可见，研究南朝散文，此类作品应当占有一定的位置。

另外，关于赋是否归属于散文的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争议，诸家多各执己见，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综括而言，学者们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赋不属于散文，郭绍虞、曹聚仁、朱光潜皆持此说。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郭绍虞先生曾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

^① 王运熙：《重视我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工作》，《文汇报》1961年3月26日。

^② 谭家健：《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3辑。

^③ 思鲁整理：《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问题》（座谈纪要），《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文，又不能列之于诗。”“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①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曹聚仁也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②该说亦认为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与其观点相似者还有朱光潜。“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③朱氏认为，赋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即将赋排除在外，其“散文”实取与韵文相对之义，无韵的骈体文和散体文则在其范围之内。当代的一些散文专著，也多有不包括赋在内者，如韩兆琦的《汉代散文史稿》、熊礼汇的《先唐散文艺术论》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赋应归于散文之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本是一部散文选，其中分文体为十三大类，除论辨、序跋等类外，辞赋一门也赫然在列，可见姚氏即认为赋属于散文。今人谭家健也说：“赋之为体，从大范围来讲，应该属于文章，即广义的散文。”^④持这种观点者较为常见。冯其庸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等都把赋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加以论述。如郭氏论及汉代散文时说：“汉代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是赋。汉赋是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从文章形式说，有的虽名为‘赋’，实为赋体之文，有的虽名为‘文’，实为文体之赋。”“秦汉之赋”，^⑤就作用说，不近于诗，而近于文。虽

^①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载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② 《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傅东华主编：《文学百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③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④ 《六朝文章研究之我见》，《六朝文章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⑤ 汉代赋自不必说，秦代也有少量赋作，但没有流传下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有“秦世不文，颇有杂赋”之语，可为佐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然命名为赋，其实也是文章。”^①基于赋与散文存在很多共性，部分学者往往将赋归于散文范围之内。

由上可知，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它具备了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然而，从押韵的角度来看，它并非如诗一样严格讲究押韵；就篇幅长短而言，它无疑更近于散文。关于赋的文体归属，王钟陵在《汉代辞赋研究·序》中说：“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②以现代意义的散文范畴衡之，赋无疑应归于散文。

综上种种，本课题中的散文应包括散体文、辞赋与骈文。

二、文学观念及文学含义由混沌逐步走向明晰

自先秦至六朝，文学观念是由混沌逐渐走向明晰的。欲理清这一演进历程，需要从“文”这一概念入手。《说文解字·文部》云：“文，错画也，象交文。”^③所谓错画，指笔画交错，形成“文”字，人们后来把色彩相杂也称为“文”。《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则曰：“经纬天地曰文。”杜预注云：“经纬相错，故织成文。”^⑤概括而言，凡是有纹理和色彩相杂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文。刘师培说：“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⑥钱基博则将“文”的含义解释为“复杂（非单调之谓复杂）”；“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美丽（适娱乐之谓美丽）”，并进而提出：“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乐者也。”^⑦就文章之“文”而言，其本义即文采文饰，实来源于文字之“文”。《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⑧可见文章之“文”，义多集中

^① 《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② 孙晶：《汉代辞赋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6页。

^③ 《说文解字注》，第425页。

^④ 《周易正义》卷八，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

^⑤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19页。

^⑥ 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83页。

^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⑧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